

程秀秀表白对魏如风的爱,魏如风却承认喜欢夏如画

8

都市言情



九夜茴 著
东方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刑侦警察叶向荣偶遇被拐卖的魏如风,叶向荣向他承诺,一定会带他回家,但是却因为追捕罪犯而最终错过。魏如风被夏奶奶领养回家,认识了夏奶奶的孙女夏如画。夏奶奶去世后,姐弟生活贫困,魏如风辍学打工供夏如画上学。夏如画却和魏如风一起在码头打工的阿福强暴。魏如风为夏如画报仇,砍伤阿福……

[上期回顾]

叶向荣拿到了魏如风弟弟的照片,他来到学校调查夏如画。当天放学后,夏如画直接来到了东歌夜总会找魏如风。在他们回家的路上,无意中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有人要害程豪。魏如风决定回头去救程豪。不知道此去命运如何,临走前,他向夏如画表白心迹。

魏如风为程豪挨了一刀

魏如风不管不顾地直接从后门冲了进去,正赶上程秀秀往外跑,魏如风拦住她。程秀秀满脸惊慌,看见魏如风有点惊喜,她反手抓住魏如风大声说:“你怎么回来了?是不是看见前面着火了?甭管了!快走吧!我爸爸说从后门撤!”

“这门不能出!有祥叔的人埋伏着呢!”魏如风焦急地喊,“你爸呢!”

“我爸?我爸还和祥叔在包厢呢!”程秀秀愣住了,慌乱地说。魏如风转身就往楼上跑,程秀秀紧跟着他,他们半路遇见了滨哥、阿九和 Linda,魏如风把程秀秀推给阿九说:“你带着她在二层随便找个包厢,从窗户走!”

“好!我一会上去接你们!别往前边去,乱着呢!”阿九拉住程秀秀,点点头说。

“我不!”程秀秀挣开阿九的手说,“那你和我爸怎么办?”

“你一大姑娘在这瞎搞什么乱啊!快走!”魏如风急了,冲程秀秀吼了起来。阿九给 Linda 使了个眼色,两人一起拽着程秀秀就走,程秀秀大声喊着如风的名字,还是被拖进了包厢。

魏如风端开了程豪和祥叔的包间,里面两拨人也正剑拔弩张着。祥叔扫了魏如风一眼,哼了一声对程豪说:“这又是哪那出呀!”

“程总!他找人暗算你!前门着火了!他们的人就在后门蹲着呢!”魏如风说。

“让你说话了么!这里还没你出头的份!”程豪把魏如风吼了回去,他抬起头笑着冲祥叔说,“我们新来的小伙子,不懂规矩,祥叔你别跟他计较。有没有事咱们都得走,再在这里戳着,

烟就上来了。我相信祥叔不会干这么小孩子气性的事,今天这么多人看着呢,要是我程豪出点事,不都算您头上么?”程豪上前一步挽住了祥叔的胳膊,祥叔脸色很难看,皮笑肉不笑地说:“那是,我们都是做正经生意的,不办那下三路的事!”两个人对视一笑,一起走出了包厢。魏如风在后面跟着,程豪看了滨哥一眼,滨哥偷偷点了点头。

楼下舞厅已经乱成一片,人四处乱跑,时不时地就撞成一团。魏如风心知不对劲,眼睛四处看着,他刚扭过脸,就看见一道明晃晃的光朝程豪的方向刺了过来。

“小心!”魏如风抢前一步窜到程豪面前,他只觉得自己半边刷的凉了一下,手不自觉地往下一摸,热乎乎的全是血。这样一来东歌夜总会就更混乱了,模糊中他仿佛看见了祥叔的震惊和程豪的冷峻,晕倒之前他紧紧抓住程豪,挣扎着在他耳边说:“我要是死了,帮我照顾我姐!”

夏如画不敢和魏如风谈恋爱

魏如风在医院整整躺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而在这段时间里,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

他清醒那天程豪带着一帮人亲自来了。几个人正说着话,门口的阿九突然嚷嚷起来,程豪朝门口看去,只见叶向荣和吴强正怒气冲冲地往里走。

“程先生,我记得我通知过你吧!证人醒了要先接受询问,你不得和他接触,你们刚才硬闯进来算袭警知不知道!”叶向荣青着脸,站在程豪面前说。

魏如风看着叶向荣的脸愣住了,几年前的事飘飘忽忽地在他眼前闪过,心里不由百感交集。

“叶警官,真不好意思,我是太担心我的员工了,毕竟要不是他,我现在有没有命都不好说。我不打扰你了,你们可以随意谈。”程豪说得很恳切,吴强很白了他一眼说:“废话什么话!带着你的人赶紧都出去,麻利点啊!”

出了魏如风的病房,叶向荣他们又去了夏如画的病房。夏如画在他们的询问下把那天的情景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和魏如风一样,她没提阿福的名字因此也没提向程豪报复,那是她埋在心里一辈子都不愿去说的事。

叶向荣他们刚走,魏如风就蹭进了夏如画的病房。他的伤口缝合不久,每走一步都扯得生疼,两间病房的距离,就让他出了一身虚汗。夏如画看见他,忙跑过去一把扶稳了说:“如风!你……你没事吧!”

“没事,不太疼。”魏如风龇着牙说。

“有你这样的吗?不要命了!我那天一直等着你,心都凉了!最后也不见你出来,东歌里面一片混乱,还是 Linda 告诉我你出事了!我到了医院,就看见他们站在手术室门口,身上都是血,说……说都是你的……”

夏如画一边说一边颤了起来,魏如风搂住她,以别扭的姿势轻拍她的后背。伤口很疼,可能已经裂开了,但魏如风心里却很温暖。夏如画呜咽了很久,身体的触感让她终于心安,可是手心的温度却渐渐让她想起了些什么。夏如画越想心越乱,她抹抹眼泪错开身子坐到床边,魏如风也坐下来,笑咪咪地看着她。

“你回去躺着吧,好好歇歇。”夏如画站起来去扶他。

“不,我想和你待会儿。”夏如画淡淡地说,“好,那你陪着

我。”魏如风撑起身子。

“不,我要回家。”魏如风去摸他的额头,夏如画闪开说:“你什么你!叫我姐!”“你什么意思?”魏如风脸色渐渐黯淡下来,他一把拉住她,直勾勾地盯着她看。魏如风的目光让夏如画不敢对视,她别过脸说:“没什么意思!”

“夏如画,我那天说的是真的!”

“叫我姐!”

“我说爱你是真的!”

这句声嘶力竭的呼喊,一下击中了夏如画的心底,某个柔软的地方裂开了,“不是,如风,咱俩不行,我是你姐姐,别人会怎么说咱们啊……”夏如画抽出了她的手,跌坐在床边呜呜哭了起来,魏如风梗着脖子,半天说不出话。魏如风顶长僵硬的身躯和蜷缩成一团的夏如画构成了一幅满含绝望的画面,程秀秀跑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场景。

程秀秀央求魏如风回到东歌

程秀秀扶着魏如风走了出去,回到魏如风的病房里,程秀秀帮他躺好,伸手去按床边的护士铃,魏如风拦住她说:“别叫人了,我想出院。”

“出院?你这才算过了危险期,开什么玩笑!”程秀秀白了他一眼,按了下去。

“我们没钱付住院费。”

“嗨,这你不用担心。”程秀秀笑了笑说,“我爸已经跟医院结了,还压了一笔押金呢,绝对够用,你放心住着吧!”

“你爸以前也救过我们,这次算两清了,秀秀,你跟你爸说一声,我谢谢他。我姐的学费,还有现在的住院费我都会还给他,以后我不跟着他干了。”魏如风

看着天花板说。

“你说什么?什么叫不干了?”程秀秀瞪圆了眼睛,茫然地看着他。

“就是不去东歌上班了,我要辞职。”魏如风想坐起来,他腰里一阵阵地疼,带着脑袋晕乎乎,怎么也使不上劲。

“不行!你不能辞职!”程秀秀按住魏如风挣扎的身体,慌乱地说,“你躺着别动,一会护士就来,等你好了再去东歌,那里不是好好的么,我保证不会再让你受伤了,啊,你要是愿意多歇歇也没关系,你别乱想……”

“秀秀,我已经决定了。”魏如风拨开她的手,疲惫地说。

“不要,如风,你别离开东歌!”“秀秀,我真的不想再干下去了,你别晃,我头晕……”魏如风揉着额头说。

“如风,你别走,求求你,就算……就算为了我行么?”

魏如风手指的动作戛然而止,他睁开眼,讶异地看着程秀秀。程秀秀紧咬着嘴唇,脸颊染上了一片红色。程秀秀是喜欢如风的,然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却说不清楚。魏如风的喉结上下移动着,终于,他轻轻开口说:“秀秀,对不起。”程秀秀脸上的红晕慢慢变成苍白,她盯着魏如风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说:“为什么?”

“因为我答应她不在东歌干了。”

“她是谁?”程秀秀有点颤抖地问。“如画。”“你姐姐?”程秀秀挑起眉。

“她不是我姐。”魏如风沉静地说,“是……我喜欢的人。”

……

那天之后,很快就提审祥叔了。审判很顺利,证据确凿,横行海平好几年的祥叔大厦倾覆。

我把新老老板训得像孙子一样

职场女性



秦与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米娅,一个有点二百五,有点唠叨的姑娘,毕业于国内最高学府,进入一家世界500强的外企工作。她经历了6个老板,每个老板的脾气和性格各不相同,她在和不同老板既斗争又合作的过程中,逐渐从一个职场新人,成为一个胸有成竹的职业女性。但是唯有一点不变,米娅认为工作需要讲求投入产出比,而聪明地“混”是最好的方式。

[上期回顾]

在职场上,十有八九的炮灰都是用来牺牲的,十有八九的枪被用过之后都被扔掉销毁证据,但是总有一两个炮灰阴差阳错地顺势而上,有一两支枪甚至冠冕堂皇地进了博物馆。我就是那个运气的炮灰。Peter和Leon大打出手,彼此都深受伤害,却莫名其妙地成就了我。

我的新老老板叫 David

第二天下午,Leon 回来清理东西,他的格子间里满目狼藉。我很伤感,于是提前回家了。路过他身旁的时候,他问:“我这儿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需要的?”

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想要那个音乐盒。”——那是很早以前广告公司送给他的,上面写着“Happy New Year, Leon!”。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那个音乐盒。Leon 很意外:“可是那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不给就算了,你自己问我的。”我扭头就走。

再上班的时候,看见那个音乐盒端正地摆在我的桌子正中。而 Leon 的格子间空荡荡的。那一瞬间,我忍不住再次流下眼泪。我的心揪起来的疼,Leon 是我的靠山,他走了,我孤立无援,面前一片黑暗。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可是我很明白,Leon 对于我岂止是一个工作上的靠山。

来了一个叫 David 的人当我的新老老板。我对 David 的不喜欢,那简直是命中注定的。公平地说,这跟 David 本人并没有太大关系。因为 Leon 作为老板实在太优秀了,对我也太好了,所以接下来无论谁做我的老板,我在心理上都会有强烈的排斥感。

David 是典型的江浙男人,白皙清秀,带点脂粉气。他给人的感觉,是有点小精明但绝无大智慧。这跟 Leon 是多么的不一样啊。Leon 是湖南人,我一向认为在国内所有的省份中,湖南的男人是最有性格魅力的,因为他们身上恰到好处地集合了北方汉子的阳刚和南方男人的细腻。

失去 Leon 这样的老板,简直是我心里永远的痛。我甚至连 David 的升职 party 都没有参加。

我开始麻雀变凤凰

换了个老板的唯一好处,就是我开始麻雀变凤凰了。David 刚来,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好意思总去烦 Peter,所以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跑来问我。开任何会都得带着我,不然他弄不明白。

过了两个月,他开始一点点地摆老板的架子,还宣布了很多新的规矩。例如规定在办公室里大家都只能说英文。我可受不了两个中国人之间非要用英文对话的毛病,所以我能不说话就尽量不说,憋着。

跟部门里的其他人不一样,David 经常五点半就准时下班,说他要陪女朋友。这本来也没什么,纯属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他走的时候居然拉着架子和我和 Fion 说:“加油!好好干!干好了少不了你们的!”这么个土鳖穿上龙袍也像不了太子。我跟 Fion 面面相觑。

我本来就因为 Leon 的原因对 David 有叛逆情绪,他的为人处世又这么不招人喜欢,所以我从此以后更是对他相当的不客气。

有一天苏来找我一起吃晚饭,正好 David 叫我到隔壁他的格子间里谈工作,于是她坐在我的位置上听到了我们俩的全部对话:

先是 David 说有几件事需要我处理一下,然后他突然问:“你怎么都不带笔和纸记一下?”我简单地说:“你说吧,我能记得住。”他讪讪地转移了话题。

事实上,他让我做的四件事中有两件都很不靠谱。我直接告诉他,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会多么多么地吃力不讨好。而且根据我对 Peter 的了解,他是一定不会支持的。

“那应该怎么做呢?” David 一听 Peter 会反对就泄气了。于是我一二三地跟他说了我认为比较好的处理办法。“好吧,就按你说的做吧。”他无可奈何地说。

电梯门一关,苏就大喊:“你真牛啊,把你老板训得像孙子一样。你就不怕他记恨你吗?”

“他就算记恨我又能把怎么样呢?”我的不屑溢于言表,“首先,他是新来的,很多情况不熟悉,不得不依靠我给他干活。更重要的是,我有一次无意中在他面前提起过大象要求 Peter 务必留住我的事,他当时就敏感地说:‘原来你上头有人罩着’。后来我发现我越是对他不客气,他就会越相信我的嚣张是因为上头有人撑腰。”

苏羡慕地说:“别人都是被老板欺负,没见过像你这样欺负老板的。”“对于庸俗的人,就要用庸俗的办法来对付。”我笑。

接下来的整顿晚饭,轮到苏气鼓鼓地抱怨她的老板 Jim。苏的境遇跟我截然相反。分析数据是她的强项,她自己花了很长的时间给所在品牌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分析,提出面临的问题以及她认为可行的解决方案。Jim 帮她小小地修改了一下,把这篇报告发给了整个团队。但是,在报告署名的位置,Jim 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是加在苏的前面。

我对这件事情的评论是:一方面,苏应该为自己的工作能力感到自豪。不用看都知道,那一定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报告。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她日后会有功高盖主的危险。

然后,我半开玩笑地对苏说:“我一直很相信能量守恒定律。我的意思是,有 Leon 这样的老板把自己的功劳让到我头

上来,就会有 Jim 这样的老板抢夺你的劳动果实。这样,能量就守恒了。”

苏愤愤不平地抗议:“为什么好处都让你给占了!”那顿饭我乖乖地主动买单。

我把话说得太早了,因为 David 很快也开始抢夺我的劳动果实。事情的缘起是我终于完成了一个大项目。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还在部门评比中获奖。

我很开心。倒不是因为获奖本身,而是因为这件事情终于让我建立了那么一丁点儿自信。这个项目跟 David 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很早以前 Leon 提出要做的,计划和执行都是我在负责,但它的果实成熟是在 David 的任期里。

David 写了一个洋洋洒洒的 e-mail,发给了包括亚太区甚至美国总部在内的相关团队,狠地吹了一把。他甚至用了这样的语句:“请原谅我的这个邮件写得如此之长,因为我担心任何的一点删减都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辉煌。”当然,在所有应该写 Mia 的地方,他都写成了“我们”。

因为有苏的事情在前面做铺垫,我也没怎么生气。反正我早就看明白了 David 的为人。

Leon 给我敲响警钟

电话响了,是 Leon 的。我很有点惊喜。

Leon 说:“晚上我带你去吃日本菜吧。”他的口气,仿佛是在对一个孩子说带我去动物园。Leon 的车照旧停在公司楼下等我,仿佛他从未离开过。好一段时间没见他,我像见到亲人一样。

整顿晚饭我都在不停地数落 David 的各种不是,Leon 一直在笑。等我好不容易说完,他才严肃起来:“你要学会理解 David,没有一个老板会一无是

7